

靠铁的纪律凝聚铁的意志

「贯彻落实新条令，塑造军队好样子」系列谈②

■ 聂文新 赵琳

★ 长城瞭望

纪律是军队的命脉。陈毅元帅概括说：纪律是军队战斗力的测量器，又是团结内部的轮带和锁钥，纪律严明，共同遵守，人人生活都愉快，能做到各尽所能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

新修订的《纪律条令》，着眼确保军队绝对忠诚、绝对纯洁、绝对可靠，保证军队高度集中统一，着力体现新时代纪律建设成果，首次对军队纪律内容作出集中概括和系统规范，将政治纪律、组织纪律、作战纪律、训练纪律、工作纪律、保密纪律、廉洁纪律、财经纪律、群众纪律、生活纪律10个方面内容写入新条令，重点解决奖惩条件老、少、缺等问题，补齐短板缺项，规范行为边界，突出纪律规定的刚性、严肃性和约束力。《纪律条令》的贯彻实施，必将极大地凝聚部队铁的意志、锤炼部队铁的作风、锻造部队铁的队伍，使部队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一切行动听指挥、步调一致向前进。

用兵无常法，治军有铁律。一支军队的力量，不仅要看人数、看武器装备，还要看纪律性。纪之不严，必生怠惰；律之不明，必怀异心。拿破仑曾经讲过，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，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兵。单兵的骑术和剑法再精，没有严格的纪律一样吃败仗。纪律对于一支军队，犹如空气之于生命。离开空气，人就不能存活；离开纪律，军队就无法生存。就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里那醒目的诗句：“没有纪律，我们会像散沙一般，被敌人一粒一粒，很快地踩碎。”严明的纪律是我军的传家宝，严格遵守纪律是每个军人的自觉行为。“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，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，都具有自觉的纪律。”

我军历来重视纪律建设。早在红军初创时期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“三大纪律、六项注意”。1930年，红军制定了《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条例草案》，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规范军队纪律的法规。在三大条令中，《纪律条令》不仅诞生最早，也是修订次数最多的，至今已经是第17次修订。这次修订，进一步规范了纪律内容，优化了奖惩项目，完善了奖惩条件，按照新体制调整了奖惩权限，涵盖了纪律建设的方方面面，使条令更加完善、更加科学，操作性更强，更适合部队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。

回顾以往，我们有靠严格的纪律约束取得胜利的光荣历史，也有因纪律松弛而发生问题的沉痛教训。少数人置法纪于度外，有纪律不遵守，有规矩不执行，或者合意的就执行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。“纪纲一废，何事不生？”这种以言代法、以权压法的行为，严重损害纪律的权威性，影响部队战斗力建设，使依法治军、从严治军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习主席把“坚持实行自觉的严格的纪律”作为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一项重要内容加以强调，并指出，要提高制度执行力，让制度、纪律成为带电的“高压线”。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，加快把我军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，纪律之弦一刻不能松。

列宁说：“战争就是战争，它要求铁的纪律。”未来信息化战争，对军队决策的科学性、指挥的统一性、行动的准确性提出更高要求。纪律不严明，肯定打不赢。只有做到军令如山、守纪如铁，才能催生出无坚不摧、无往不胜的战斗力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、条件怎么变化，我军严守纪律的优良传统不能丢，落实标准不能降。

纪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执行纪律没有例外。凡是条令明确的，都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；凡是条令规定不能做的，绝不能打“擦边球”、碰“高压线”。纪律硬如“铁”，谁碰谁流血。每名官兵真正自觉地坚持纪律约束，令行禁止、步调一致，我们这支队伍就能“上下同欲”，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

（作者系《纪律条令》课题组组长、成员）

★ 玉渊潭

可爱的马克思

■ 丁

想写马克思已经很久了，但因为一个“怕”字迟迟没敢动笔。

这“怕”，一则为因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，不是我辈孱弱的思想与稚嫩的笔所能承担起来的。二是主观地觉得理论的东西终归枯燥，一直没有鼓起兴起来。大概是十几年前了，由于工作的关系，开始接触一点马克思主义著作。

先是试着读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。这一读，就再也没有能够放下，还连带着把一些相关的理论著作也读了。读完选集，又找出全集来读。那段时间，我是家里一册，宿舍一册，办公室一册，到哪里，就在哪里读起来。皇皇50册的巨著，大概用了三年多的时间，终于囫圇吞枣地翻阅一过。看到精彩的地方，就画上红线，看完一本，随即输入电脑，差不多做了有百万字的笔记。几年下来，由于没有任何运动，体重居然增加了十多斤。这对于一个不容易长肉的人来说，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了。我得对得起马克思！

2018年5月5日，马克思诞生200周年的日子。孩子们过个生日，还得说几句像样的话，何况这样一位我久仰的伟人！可当我真正动笔时，仿佛觉得笔下千钧，重得有点拿不起来。马克思主义，面对这么大的一个题目，简直无所措手足！一番讨论，一位同事的话点醒了我：“多写马克思，就等于写了马克思主义。”于是，一个可爱的马克思的形象浮现出来。

如同“文如其人”“风格即人”，什么样的人，就会有什么样的思想、什么样的行为。事实上，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是绝难分开的。当他的思想吻你的时候，他那伟大的人格就紧紧地拥抱着你。更多地了解，才有更深的理解；更多地了解马克思这个人，才能更深的理解马克思主义。

马克思的可爱，首先是他的“人间大爱”。他的爱，是对全人类劳苦大众的爱。当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滴着鲜血，当资本家为一丁点利润践踏一切人间法律，马克思却在“为人类”而工作。他提出那响彻云霄的口号是：“全世界无产者，联合起来！”他说：“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。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，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。”一切个人的东西，在他的研究事业面前都退居次要地位。他之所以无比伟大，主要是为思想的人和实践的人在他身上是密切结合着的，而且是相辅相成的。

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典型的“高富帅”。他的祖上几代都是有名的律法学家，他的岳父是被封为男爵的政府高级顾问。如果为私利、为个人考虑，他完全可以过一种安逸幸福的生活。但他在选择自己的职业时，就已经背叛了自己的家庭，背弃了几代人所尊崇的信仰，选择了“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”的事业，并坚信“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”。对真理的不倦追求，源于他内心最深厚的情感。正像他说过的，我的“皮不够厚”，不能把背向着“苦难的深渊”。他曾写信给他的朋友说：“我嘲笑那班所谓‘讲求实际的’人和他们的聪明。只有禽兽才会漠视人类的苦难，而只关心自己。”

对马克思来说，生活就是工作，而工作就是战斗。这位在知识海洋里“不知疲倦的旅行者”，除了少量的休息，几乎永远在“时间的机床”上奔忙。他每天从早晨八点钟开始工作直至深夜，经常通宵达旦、彻夜不眠。他习惯的休息方式是来回踱步。在他的书房从门口到窗前的地毯上，留有一条由于来回踱步而踏成的长痕，就像草地上的小径一样。他的女婿回忆说，马克思肩宽胸厚，体格强健。但由于过度劳累、过度思考，“他的胃囊不为他的头脑的繁重工作付出代价”“整个身体都为头脑牺牲了”。

“那少数通晓事理的人，都有几分傻气，不知道明哲保身。他们向庸众吐露了自己的见解和真情，只落得在十字架和火刑堆上丧命。”《浮士德》里的这几句诗，好像是专为马克思而写的。自从马克思用他天才的眼光，揭穿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，刺穿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底蘊，宣告他们的最终灭亡之后，马克思及其家庭就无家可归了，他们不断地被驱逐、遭流亡，“只有在骷髅的十字架那里才能找到自己的归宿”。

但马克思就是马克思。他抗拒了一切“想用黄金锁链把他束缚住的企图”，忍受贫穷、饥饿、病痛乃至死亡的威胁，钢铁般的意志像磁针一样，毫不动摇地指向人类的崇高理想。只是在写给恩格斯的信里，才详细叙述自己经常面临的窘境：由于衣服进了当铺，他不能出门；由于不让赔账，他不能吃肉；由于没有邮票，他不能寄信；由于付不起房租，他被房东赶出家门，债主们常常把他的家“给包

围了”，以至于贫困和饥饿，夺走了他7个孩子中4个孩子的生命。可怜的孩子“出世时没有摇篮睡，而死后也好久得不到小棺材”。他感叹道：“恐怕没有什么人在这样缺钱的情况下写作关于‘金钱’的著作了。”一直到逝世，他都没有能够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哪怕是勉强过得去的生活。

就像马克思的母亲说的那样，“假如他走上了‘正路’的话，他的成就会有多大”。

马克思走的路实在太“正”了。他是思想家、政治家、革命家、社会活动家，又是作家、评论家、哲学家、语言学家、经济学家、数学家。这一切集于一身，使他成为千百年来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人物。他即使只从事某一方面的研究，就足以成为世界一流的学者；哪怕只有一篇文章存世，也足以使他的英名永不磨灭。可他就像法国学者丹纳说的古希腊时代的那些伟人，“集一二十种才能于一身，而不使一种才能妨碍另外一种；成为士兵而不变成做机器，成为舞蹈家歌唱家而不成为舞台上的跑龙套，成为思想家和文人而不变成做图书馆和书斋中的学究……”

马克思认为：“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！”他把知识作为斗争的武器，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武装自己。他精通十多种古代和现代文学，能够熟练地用德英法三国文字交替写作。他终生对数学保持浓厚兴趣，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，才算达到真正完善的地步。仅创作《资本论》，他就读了1500本以上的书籍，博览了从古代到他那个时期的各种著作，其中包括哲学、历史、法学、文艺以及物理学、机械学、土壤学、细胞学、生理学、农业化学等等。他熟悉古今一切伟大作家的作品，能够成段地背诵但丁的《神曲》，对俗语和典故的运用信手拈来。对于那些轻视知识、以不学无术为荣的人，他恨不得把他们“挥鞭赶出学术的殿堂”。他讽刺那些“头脑简单的人们”：“靠‘从天上’掉下来的灵感，当然不需要下这样的工夫。这些幸运儿为什么要用钻研经济和史资料来折磨自己呢？”

正是这样的融会贯通，使马克思的著作有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，其文字就像汪洋大海里跳跃着的波涛。德国杰出的理论家梅林评价说：“马克思表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中的高度艺术才

能，一开始就是沿着一条奇特的道路发展的。就语言的气势和生动来说，马克思可以和德国文学上最优秀的大师媲美。”以至于把他的文字翻译成任何一种外文时，都不免要失去许多神韵。

莱辛说过，在完美的叙述中，概念和形象应当像夫妇一样地互相结合在一起。马克思的全部著作，无不体现这一点。其分析之精辟、定义之准确、论述之深刻、讽刺之有力、表达之生动，而且把各种修辞手法结合得如此完美，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。

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的“圣经”，“科学共产主义的出生证书”。它开始只是问答式的条文，经马克思的修改润色，完全变成了一部文采飞扬的旷世经典，无可辩驳地指出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死刑的执行人。

在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中，充满哲理和辩证色彩的诗句俯拾皆是，如春日山花烂漫，耀人眼目；如行山阴道上，令人应接不暇。他无情地批评拉萨尔：“目前他是一个很不可靠的朋友，在将来是一个相当肯定的敌人。”他讽刺约翰·罗素勋爵：“他的那种把大事化小的天赋才能，只有他的那种把小事充作大事的罕有本领才能比得上。”他描写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：“因缺乏任何独特性而显得平庸，同时又因为本身平庸而显得独特。”他在《英法对俄战争》中讽刺俄军：“近乎怯懦的小心谨慎有时却由于完全无知而变为轻率的大胆；将军们出奇地平庸而军队出奇地勇敢；失败似乎出之有意而胜利却由误会得来……”他讥讽福格特的自我吹嘘：“再没有比水肿病人更干瘪的了。”

语言是思想的外衣，是思想的直接现实。马克思的论著，绝不是简单的炫耀词藻，而是射向敌人的一发发炮弹，每一发都直接命中要害。就像他自己所说的：哲学是在它的敌人的叫喊中进入世界的；然而就是哲学的敌人的内心也受到了哲学的感染，他们要求扑灭思想火焰的求教哀嚎就暴露了这一点；哲学对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，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。把贫困的工人阶级彻底从劳苦中解放出来，必须首先用“精神武器”把他们武装起来。

200年了！马克思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走进，他的思想在世变迁中愈显时代光芒。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，使人们不得不经常回到这个大胡子老人那里去寻找答案。

伟大需要有人懂。黑格尔在临终前谈到自己的学生时说：“我的学生当中只有一个人理解我，但可惜的是，就连这个人也理解得不正确。”有人对马克思不“待见”、不理解，一半由于被诬蔑，一半由于被神化。把马克思当人而不是当神，把他的理论当科学而不是当教条，结合实践与现实来读他，就会发现：马克思不仅是活着的、靠谱的，而且无处不在、无时无刻，与每个人的生活与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。

★ 基层心声

“受害者”不要再成为“复制者”

■ 杨欢

文山会海，没有人不头痛，没有人不厌烦。可是，不知你注意到没有，有时文山会海的“受害者”，又恰恰是它的“复制者”。

“受害者”与“复制者”，看起来似乎是一对矛盾，但有时候，这两者在个别人身上又是统一的。尤其是一些中间部门，“受害者”也是“复制者”的现象更为突出。比如，上面文多会多，到了中间环节，接受又是以文件落实文件、以会议贯彻会议，从而导致越往下文越多，越往下会越多，使文山会海呈现宝塔式形态，自己充当了既是“受害者”又是“复制者”这样一个双重角色。

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怪圈？这是因为，有的“复制者”认为，上面发了文、开了会，自己不发文、不开会，就好像不重视、没落实。于是，就照着发一个文，照着开一个会，致使文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会议像大海涨潮一样越涨越高。而事儿还是那些事儿，工作还是那些工作。落实了么？没有！

明知道文山会海于落实无益，明

明自己是它的“受害者”，为什么还要成为“复制者”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做既省事、又省力，容易“留痕”、讨得便宜。据调查，有些地方一个镇子因为发文过多，光购买纸张的费用就达几十万元。这不能不归结于那些“二传手”。

不是一律不能发文，只要不成为“山”；不是一概不能开会，只要不形成“海”。文可以发，但要少；会可以开，但要短。比如，可以把文件与会议精神的原则性要求具体化，列出那么几条来，一条一条地加以落实；或者创造性地加以落实，要求有了，直接指导基层干就是了。这样做了，偷不了懒，对于部的能力素质也是一个考验。本领不强，是很难做到的。还有一点，上级机关在检查落实情况时，不要只看是否发了文、开了会，还要划分责任、问责于兵，到士兵中走一走，到训练场看一看，形成一种导向，让上上下下都不要成为文山会海的“复制者”。

（作者单位：陆军研究院通用装备研究所）

“知敌之众”莫如“知将之性”

■ 张西成

对于领兵打仗，孙武教给我们的制胜秘诀是：“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”然而，面对众多之“彼”，古人又道：“知敌之众，莫如知将之性。”

兵随将，草随风；将能打，兵不怙。每支部队都有自己的特色特性。这种特色特性，主要取决于统率部队的将领。战将怎样，官兵就怎样，战力便怎样。战将的特长和优势，往往会成为所属部队的特长和优势。战将敢战善战，部属便不会畏战怯战；战将足智多谋，部属便不会轻率莽撞。相反，战将身上的缺点缺陷，也往往会成为所属部队的缺点缺陷。战将优柔寡断，部属便不会

雷厉风行；战将好大喜功，部属便不会脚踏实地。

人们常用“料敌如神”来形容指挥员的神奇。其实，“料敌”很大程度上就是“料敌之将”，把握住了敌将的心理脉搏、思维轨迹，即可达到“如神”的“料敌”效果。诸葛亮之所以敢唱“空城计”，就在于他熟知司马懿生性多疑的脾性；雷英夫之所以作出美军将要在天整仁川登陆的战略判断，关键是他知道麦克阿瑟好战、狂妄的性格，且喜欢玩“蛙跳战术”。人有思维共性，自然也有脾气个性。摸透了敌将的“牛脾气”，就不愁率不住

他的“牛鼻子”。

古今中外，那些能打仗的高手，往往是“知彼”的能手。拿破仑说他在打仗时，如果不了解敌军官令官的全部情况，包括他们的脾气、秉性，便食不甘味、寝不安席；蒙哥马利在北非同隆美尔较量时，房间里专门挂着一张隆美尔的相片，不断地研究他、揣摩他。我军老一輩军事家更是这样。每次大战之前，都先给对方指挥员“画像”，把研究作战对手作为重要的战前准备，对“知敌将”做到了如指掌。

人的思维看似天马行空，但并非漫无边际。现代科学表明，一个人无论多么不可捉摸，他的思维活动总有一定的规律可循；无论思维自由度有多大，他的思维空间绝不会超过其知识和经验的思维活动半径。就如同从一个人说什么书、结交什么人之中，大致可以判定他是一个什么人一样，如果知道敌将在各种情况下怎样思考问题，就不难弄清他将来遇到类似事情时会拿出什么计策来。换言之，敌将的思维是有边界的，其脾性也是可以琢磨的。

“知己知彼”是胜战的重要前提。“知彼”既要关注对手的编制结构、兵力规模、装备性能等，更要摸清对方指挥员的脾气喜好、性格特点、思维方式，知道他们想什么、干什么、想干什么。这样，才能在未来战场上更准确地料敌、更有效地制胜。

★ 谈训论战



★ 基层心声

“受害者”不要再成为“复制者”

■ 杨欢

文山会海，没有人不头痛，没有人不厌烦。可是，不知你注意到没有，有时文山会海的“受害者”，又恰恰是它的“复制者”。

“受害者”与“复制者”，看起来似乎是一对矛盾，但有时候，这两者在个别人身上又是统一的。尤其是一些中间部门，“受害者”也是“复制者”的现象更为突出。比如，上面文多会多，到了中间环节，接受又是以文件落实文件、以会议贯彻会议，从而导致越往下文越多，越往下会越多，使文山会海呈现宝塔式形态，自己充当了既是“受害者”又是“复制者”这样一个双重角色。

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怪圈？这是因为，有的“复制者”认为，上面发了文、开了会，自己不发文、不开会，就好像不重视、没落实。于是，就照着发一个文，照着开一个会，致使文件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会议像大海涨潮一样越涨越高。而事儿还是那些事儿，工作还是那些工作。落实了么？没有！

明知道文山会海于落实无益，明

明自己是它的“受害者”，为什么还要成为“复制者”？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这样做既省事、又省力，容易“留痕”、讨得便宜。据调查，有些地方一个镇子因为发文过多，光购买纸张的费用就达几十万元。这不能不归结于那些“二传手”。

不是一律不能发文，只要不成为“山”；不是一概不能开会，只要不形成“海”。文可以发，但要少；会可以开，但要短。比如，可以把文件与会议精神的原则性要求具体化，列出那么几条来，一条一条地加以落实；或者创造性地加以落实，要求有了，直接指导基层干就是了。这样做了，偷不了懒，对于部的能力素质也是一个考验。本领不强，是很难做到的。还有一点，上级机关在检查落实情况时，不要只看是否发了文、开了会，还要划分责任、问责于兵，到士兵中走一走，到训练场看一看，形成一种导向，让上上下下都不要成为文山会海的“复制者”。

（作者单位：陆军研究院通用装备研究所）